

抽出童話的線索——張恩慈《我們的同盟》

文 | 陳文瑤

最能使一個故事保留在記憶之中的，便是這種去除心理狀況分析的簡樸作風。說故事的人越是能放棄心理細節的描述，他的故事便越能深印於聽者的記憶，如此這個故事便越能和聽者自己的經驗相同化，而他便越有可能在未來轉述這個故事。

(華特·班雅明，《說故事的人》，林志明譯，台灣攝影工作室，1998，頁28。)



隱藏的力量-5 彩色繡線、亮粉、布料 The Hidden Power-5 Embroidery and Glitter on Textil 134x134 cm 2020



隱藏的力量 布料、壓克力顏料、羊毛、彩色繡線、畫布 The Hidden Power Fabric, Acrylic, Wool and Embroidery on Canvas Installation at site 2020

在一次電視訪談中，張恩慈提到自己雖然偶爾會玩家裡的老式縫紉機，但真要追溯起來，與縫紉這件事的關係也許與四歲的一場嚴重意外有關。她說：「身體縫了一道疤，每天摸著它，當它消失之後那個透氣膠布的味道還有那個痕跡一直伴著我，但那時並沒有太抗拒，因為它縫合了我，它讓我又恢復了正常的樣子。」

傷口的縫合是什麼感覺？在我的經驗裡，那當下，被縫合的部位彷彿換了一種材質而不再是血肉，還很詭異地會讓人產生一種疏離感（也許是種抗拒痛楚的保護機制）。張恩慈縫紉作品時，過往的身體記憶（儘管傷口痊癒）是否會被無預警喚醒？

但無論是主動想起或被動的不由自主，藝術家說：「縫線的記憶是很有力量的。」僅僅是這麼一句話，道出了她坦然的創作本質。

一開始注意到張恩慈的創作，是因為2018年《倖存者》系列。這些作品的圖像都來自她童年的三姊妹家庭照，藝術家如實縫紉後再翻面，成為一則貨真價實「藏在照片背後的故事」。只不過，原本可能是衣物鞋襪、頭髮上的漂亮裝飾，或眼、鼻這樣的清秀五官，翻面後卻變成團團血紅，怵目驚心。可是，話說回來，看看自己吧！霎時便會了解張恩慈這則反面的隱喻——天天與我們肌膚相親的，豈不正是藏在光鮮圖案下的糾結線頭或是一道道車縫痕跡，這一切理所當然無意示人的不完美與歪斜混亂嗎？

是的，我們每天都與「想遮掩」的那一面親密接觸，但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問題。布料、線材、棉花、羊毛，張恩慈使用的媒材聽起來都軟軟的，格外有溫度；然而細想她縫針起落的戳刺，隱含在這個動作裡的力道與某種穿透的決心，又讓人不禁心頭一震：這個藝術家，其實滿「暴力」。這種「暴力」並不張揚，只是一針見血，好比上述的《倖存者》。這種「暴力」還表現在圖像的選擇與處理上，白雪公主、小女孩、花朵、星星、小鹿斑比、泰迪熊等，在張恩慈的作品裡他們儘管貌似溫馴，卻隱隱流露出對既有印象的質疑。是的，張恩慈說她相信童話，但顯然她並不沉溺在童話的美好，反而更想探詢童話與現實之間的距離。



隱藏的力量-6
彩色繡線、毛線、羊毛、水晶、毛料
The Hidden Power-6
Embroidery, Wool and Crystal on Textil
15x120 cm
2020

「這是.....羽毛嗎？」我指著畫面上那些繽紛、細緻、圍繞在小女孩的周圍的物體。

「喔！羽毛嘛.....」藝術家露出甜美的笑容。

「欸，還是那是.....刀子？」

刀子，是刀子喔！不同於17世紀的靜物畫裡，刀柄懸空但意圖清楚用以凸顯景深的刀；藝術家事先繡好包邊再縫上去的這幾把刀，它們刀尖朝上，刀柄似乎不真的插進地面，反而像是羽毛般微微飄搖。它們搭配彩色毛線拉出某種警戒範圍，三個小女孩手拉著手站在圈圈裡。這三個小女孩的處理手法，延續張恩慈2018年《倖存者》系列作，不同的是，在這裡她捨棄紅色改用米色的繡線，重現了人物的眼、鼻、口的形貌（除了最小的妹妹的右眼），選用橘色表現牽起的手臂量體。溫和的調性，讓觀者一時之間抓不準這件作品的意圖，它想呈現的究竟是保護或監禁？因為不管哪一種，好像都少了那麼點力氣？但現實中，多的是這種若有似無的進退維谷——不管是要跨出去或走進來，都太容易了，容易到令人生疑。



小女孩-6 (作品局部) Little Girls-6 (Detailed)



我們的同盟-1 (作品局部) Our Allies-1 (Detailed)

此外，明明是以手工縫繡為主的創作方式，張恩慈的作品尺寸卻有著機器織毯的大規模。偌大的畫面裡各個故事元素這裡、那裡散落，好比橫向卷軸遊戲，情節推進到一定程度，下一個關卡的場景才會逐一開展，沒有事先掌握這回事，只有見招拆招。再加上此次展出的作品裡，藝術家加入一些不同的表現手法，不管是在狼的腳掌處撲上亮粉，透露出形式與內容的一語雙關；預先製作再貼縫到畫面上的元件，形成淺浮雕效果；或從布的背面慢慢將羊毛戳刺到正面，讓簇簇葉林葉彷彿遭到陽光強烈照射而顯得氤氳朦朧，更具觸感；異材質的添加把畫面拉出更多思索的層次。

看著張恩慈用作品來講述張式童話的手法，我想到童話心理研究學者馮·法蘭茲。談及童話起源時，法蘭茲以一則流傳在瑞士的磨坊主人獵狐故事為例，說道人們在不同地方講故事時，會保留原本的核心元素與基本架構，但因應時地的差異，會捨去對當地較無吸引力的故事元素，添加或擴大其他與聽眾生活周遭更相關的素材，故事因而產生各種版本，在不同的區域流傳。

白雪公主、小女孩可說是張式童話的核心人物，同時，藝術家總不忘給出各式各樣的周邊元素：蘋果樹、士兵、骨骼、狼、彈孔、兔子、鑽石、旋轉木馬等這些物件；與原本張恩慈任由彩線垂直飄盪以製造隨機感所激起的想像不同，這些元素因具象而意義飽滿，也因為具象使得



小女孩-1 彩色繡線、羊毛、布料 Little Girls-1 Embroidery and Wool on Textile 89x76 cm 2016

意義得以隨觀者的經驗解放、岔出多條支線。張恩慈不替她的童話定版，反而邀請觀者同時成為聽故事與說故事的人，故事原型或有相通，心理細節則各有不同。

鋪陳，但不必然給答案；在張恩慈的作品裡觀者看見的是世上沒有絕對的敵或友，只不過在任何時刻，我們都需要同盟。

關於「同盟」，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是這樣解釋的：兩個以上的人或國家，為共同目的和行動而締約，結成聯合關係。

我心想，結盟這件事，其實就跟「縫」這個動作類似吧！這個字當作動詞時，指的是以針線綴補，因此「縫」的動作，意味著必定存在兩個以上的面（只消想像一件衣服由領子、袖子、前胸後背一塊塊布料的組成便能理解。），但有趣的是，「縫」這個字倘若作為名詞，則有兩種涵義，一是縫合之處，一是空隙。聽起來很弔詭吧？縫合之處應該是密合的，然而穿針引線之間，卻免不了留下空隙，而張恩慈的童話，正是透過這些縫合與空隙，指尖綵絲，不斷地抽出線索。